

# 福

# 田

雜  
誌

# 12



免  
費  
贈  
閱

PUNYA-KSETRA MAGAZINE 12

-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 佛曆三〇一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 發行人：施國雄
- 發行處：福田雜誌社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2段38巷8號(湛然寺內)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電話：(06) 222-8518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誌字第5246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

# 卍 誌 月 教 佛 卍

§ 台南市開元禪學院秋季班招生：班別分預科班、正科班、研究班等，報名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地址：台南市北園街八十九號。

§ 中壢市圓光佛學院招生：班別分初級班、高級班、研究所。考試日期為八月十五、十六日。地址：中壢市芝芭里七十二號。電話：(〇三四)四二五六一六八、九。

§ 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訂自九月廿三日至廿九日，傳授在家

五戒菩薩戒。傳戒地點：高雄縣鳥松鄉鳥松村文前路一三四號澄清寺。

§ 嘉義香光寺傳授在家戒。日期自十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地點：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

§ 台北市省城隍廟七十六年度全國齋僧大會，訂於國曆九月九日(星期三)。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中華體育館。

§ 大地影業公司精心拍製的佛教電影「一代禪宗大師——六祖慧能傳」，於五月三十日起，在全省各地放映。由於製作嚴謹，並禮聘佛教長老指導，上映以來，頗獲好評。實乃佛教電影中最好的一部。

## 本期目錄

◎新發菩提葉	● 封面
◎佛教月誌及新聞	● 1 2
◎社論：一年	● 3
◎談生論死	● 4
◎天台講記	● 8
◎修行法要輯	● 11
◎香閣窟山	● 12
◎福田詩偈	● 13
◎早課——夏中一日第二章	● 14
◎景印天台藏第七冊芳名	● 16
◎野鴨子——湖月思議錄③	● 17
◎福田功德會七十六年五月份會務報導	● 25

● 免費贈閱  
● 園地公開  
● 歡迎函索  
● 盼您賜稿

嘉義 玉山岩 香光寺傳授千佛護國在家菩薩戒 通啓

淨戒沃田中 飡生諸功德

享用眾果實 相繼無斷時

本寺為慶祝祇園講堂、陶鎔關房、海眾僧寮之啓用，為感念三寶庇佑，並秉承世尊遺教，弘揚戒法，淨化人心，安定社會。謹訂於民國七十六年農曆八月九日起至十五日止七永日，傳授在家三皈五戒、菩薩戒，提供有心修學佛法者共同研戒、學戒、受戒、持戒，令其深種菩提正因，盡形壽以戒為師，使佛陀殊勝教法，藉戒法之弘揚而久住世間。恭請

上悟下明老法師為得戒和尚  
上淨下心大法師為羯摩阿闍黎  
上心下田大法師為教授阿闍黎  
上圓下宗大法師為開堂和尚

以此傳戒功德，回向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世界和平，國運昌隆，法界有情共成佛道。謹將傳戒事項列舉如后：

- 一、傳戒日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農曆八月九日至十月十五日止七永日。
- 二、受戒資格：凡皈依三寶，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者，皆可報名。
-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七十六年農曆八月十一日截止。
- 四、受戒費用：免收戒費，縵衣由本寺結緣。
- 五、攜帶物品：海青、身份證、佛教會會員證、棉被、換洗用具。
- 六、傳戒地點：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玉山岩香光寺。
- 七、交通路線：各地搭車至嘉義火車站

①乘嘉義縣營公車搭往內埔、塘下寮、番路至紙廠站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即到。  
(車資十二元)

②計程車至香光寺。(車資一八〇元)  
八、戒會設齋分爲：護法大齋壹萬元，福壽大齋陸仟元，上堂齋肆仟元，吉祥齋叁仟元，如意齋貳仟元，羅漢齋壹仟元，點心齋陸佰元。

九、戒期中恭設梁皇懺壇、延生祿位、往生蓮位爲信施檀越祈安納福，並薦拔親恩，蓮增上品。歡迎踴躍參加，請及早登記。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求戒，並請諸山長老，護法善信，設齋供養，擁護戒會。

玉山岩 住持 釋悟因 謹啓  
香光寺 釋心志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九之一號  
電話：(〇五)一一五四一一一六  
郵政劃撥：033086941 香光寺

湛然寺購屋報告

每逢法會，寺外無處放車，寺內無處用飯。今從南鄰購得一樓兩間，約五十坪。平時可開做小型圖書室或講堂。法會時亦可稍解放車用齋困難。惟需款頗鉅，敬請援手。(如荷支撥〇〇三四二三〇一一，聖禾帳戶)

水月 敬啓

贈書消息

- (一)三世因果經
  - (二)先哲格言
  - (三)繪圖二十四孝
  - (四)三聖經讀本
- 以上四種善書贈送國內人士，請附回郵二十元，並請註明「福田雜誌讀者」函索即寄。

贈送處：彰化三十一信箱大華社

# 年

世有「貂不足，狗尾續。」又有「蒼蠅之飛，不過數步，附於騏驎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福田僧俗，追隨教界諸大老，提倡經教傳播熱潮，辦此小型刊物。當這一期送到座側，出版已滿一年。合前身福田會訊，則已五年閱八月，六十八期。以湛然才財兩缺，實不足應。然本一滴血誠，一線希望，勉力爲之。我們認爲杜口非默，瘖啞不是弘護正途。一年間，細語粗言，塵說剝說，無非希望伸張一些正理。綆短井深，亦所不顧。趁此周年，謹向關懷大德，聊申報告：本刊並無專人工作，亦無任何組織。集稿、編印、攝影等，悉由發行人一人業餘義務總其一切。因贈閱無收入，撰稿皆不給酬，稿源枯涸，可以想見。印刷費由福田會支援。少許零星捐助，亦流入該會，雜誌社不立賬，發行付郵，亦由福田會臨時找人幫忙。本刊非不懂企業，雅不願佛法商業化世俗化，雖迂甘如。

刊物內容，仰賴作者灌注。一年間，凡賜片言隻字，功德長存。又承智泉、未韜、香幢三法師，和陳重文、自在光、陳希錢、洪瑞福、蘇榮焜、莫佩嫻六居士，九位作家，本其服膺正理，本其佛法熱忱，不計白差，不斷賜稿。

凡事以預立爲有功，今當第二年始步，盼望：

如欲窮究性相，研真顯正，非佛菩薩經論莫屬。此乃佛子思想本源，安身司南。本刊將繼續適量選登一些。請勿以湊篇幅、補空白視之。

佛教新聞報導，能更普遍與真實，均衡與開放。不淪爲一寺一人之機關報。不作誇大低俗、形同廣告炫惑。不宣傳僞巫與迷信。

廣闢稿源。大心大德爲弘護正法正理，多財法兼施。故有無稿費，不是問題。如能適當尊敬和重視，或可充沛稿源。提高刊物水準，編印精美正確，即是尊敬各方，即是重視作家心血。在佛法範圍內，要容納不同見解。在可讀性前提下，採用各類文體寫作。盡量做到兼容並包境地。

本刊另一微願：希望來日青年佛子，皆能著如來鎧，執智慧劍，上陣擔任弘法衛教工作。由今日本刊獻出園地供給有志寫作青年善友串習開墾。

章句能生信仰，文字三昧，一句染神。思想議論，文學小說，詩歌戲劇，皆能莊嚴大教。希望本刊能透露一些佛教消息。

# 談生論死 (二)



主講：葉曼居士（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時間：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廿二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地點：台南市正覺寺活動中心三樓

筆錄：傅香蘭

資料提供：正覺寺

所謂的「因緣」，都是三世果報。這三世的因果可真是報應不爽。我們常常埋怨：「爲什麼我會遭遇這樣的不幸？」我們遇見煩惱發生了以後，不是怨天——怨老天爺對我不公平，就是尤人——怪別人、都是別人對我不好。可是，按照十二因緣，按照三世因果來說「欲知過去因，現在受者是；欲知未來果，現在造者是」，這就是沒有兩個人長得完全相同、沒有兩個人的果報完全相同的原因。可是這麼一來我們就成「定命論」了，大家算算命就成了，就知道了。這樣子的話，那又何必修行呢？連「行」都不必修了，你也不必修什麼了。要知道，算命只能算一半，算到過去的東西，表現在你面相上的、在你手相上的、在你的八字上的。過去已經造的，我們現在受了，所以不要怪別人；以後誰做主人呢？以後我們自己做主人。「欲知未來果，現在造者是。」你現在造什麼因？將來受什麼果。我們看一看現在這個世界上因果真是好壞、好壞啊！我們看到社會上發生了許多不幸的事情，細究起來，可真是「因果報應，循環不爽」。可是假如你冤冤相報的話，你就永遠沒有完。所以我們若能了解這個道理，就明白世上沒有一個人能逃出「因果」的法則。「因」是下的種子，「緣」是它的助緣，幫助它的。好比說一粒種子種下去了，我們必須種在土裡頭，給它水、給它陽光、灌溉它、培植它。我們上輩子種的因也是這樣，我們種了惡因，那麼你種瓜一定得瓜，種豆一定得豆，沒有辦法改變。可是你有個辦法，就是不要再給它加肥料，不要給它太多的陽光，不要給它太多的水，你要給它很多的懺悔；這個因雖然種下去了，這個果結出來就不會太嚴重。那麼善因呢？你多給它灌溉，時時培植它，那麼你這個「果」呢，就會更豐碩。所以說沒有一個無因之果，也不會無果之因。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我們還怨誰呢？只有怨自己。我們依靠誰呢？也只有依靠自己，這叫做真正「自做主人翁」。

孔子生在周朝，正接在商朝之後，當時人民非常信鬼神，而孔子

卻說：「不語怪力亂神」，他對鬼神的看法是「敬鬼神而遠之」他離得遠遠的，也恭敬鬼神，但是卻不談這些事情。所以人家也會經問過孔子說：「死後的事情怎麼樣啊？」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你都不知道怎麼活？還問死幹什麼呢？你連活都不知道，你怎麼能問死呢？這句話影響我們很大，尤其是物質文明非常發達的今天，大家所見的都是現世的享受，對於宗教，對於三世因果報應的事，大家都不大相信。於是就盡量享受目前的生活，卑鄙、醜惡、殺人放火、一切坑蒙拐騙的事情，都做得出來。反正人死如燈滅嘛！我先享受了再說。所以這個社會就變得這麼亂，大家根本不害怕因果。所以孔子這句話，應該顛倒過來：「不知死，焉知生」。你死了以後有沒有東西啊？死了以後有沒有因果報應啊？假設有了一的話，你就應該知道怎麼活下去了。人死了，不是跟一個燈燭滅了一樣的，而所謂「是上帝的歸還上帝」生者寄也，死者歸也」這一個歸，什麼歸？這個歸還上帝的歸是歸還什麼？有一個東西，這個東西，我們叫做靈魂也好，叫業力也好，死了以後，它還存在。當然，真正你大澈大悟，完全了生死以後，我們才知道，所謂的靈魂，不過是業力而已。那麼當我們還沒有大澈大悟，還沒把「生死」在事理上完全都了了，這個業力帶著我們一切的所行的東西去輪迴六道。在從前，尤其在民國初年以來，近幾十年以來對這個「輪迴」簡直駁斥得不得了，「迷信！」「誰看見了！」「拿出證據來！」因為我們自從科學發明了以後，一切都講求證據。可是人死了以後，就是復活了過來，別人也會說：「喔！根本是你自己在那兒做夢。」所以拿不出證據來，於是大家認為既然沒有證據，誰知道死了以後還有東西呢？死了以後既然沒東西，我們就享受現在吧！於是就造成這麼一個情勢。不過，外國人很有研究的精神，現在外國人大為提倡「輪迴」之說。在美國有一個精神科的心理學家，管精神病的，他常常出入各大醫院，常聽人說起某某醫院裡頭，某

某人死亡了以後，他又復活了。由於聽的太多了，於是他就去搜集這些資料，把那些死後復活的個案拿來研究，這個研究必須具備幾個條件：一、是這個人必需真正死了，而且死了相當長的時間，他的死不是假死，必須醫生證明，他脈停、腦死、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才算真正的死了。二、死了以後，又真正活回來了。三、在他死後的「經過」不是他的想像，而是他真正有證據。現在，假設我在這兒死了，我死了以後，我又活回來了。在我死了以後，我回到台北去了，我知道台北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我死了以後我的靈魂立刻回到台北家裡頭，我看到台北家裡什麼人做什麼事情，而這情形也得到證明。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我死在這兒，人都沒有回去，怎麼會知道台北家裡發生什麼事情？這樣一個、兩個條件具備了，又真正復活了，而且還活在那兒，三個條件具備，做為一個專案，一共研究了一百二十幾個專案，結果發現每一個人死後的情形，完全相同。他發現人死了以後，頭一件事情是覺得自己突然間離開了身體，回頭看看身體卻不認識；明明知道是自己的身體，但這個人卻好陌生啊！你不要看我們天天照鏡子，我們卻是生不認識，死不認屍啊！我們真正死了，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卻不認識，我們認識別人反而認識得很清楚。這時候，他感覺所有的病痛都沒有了，覺得身體輕極了，飄飄盪盪的，在這時候從遠處來了一股很強很強的光，這個光的強度，簡直千百倍於太陽，但是並不可怕，不會讓你睜不開眼，這個光來到你的跟前以後，就幻化成一個人像。這個人像很妙，假如你是信耶穌基督的話，他就變成耶穌；你要是信佛的話，他就變成觀世音或者是阿彌陀佛（這個情況將來大家都可以在高深的佛法裡得到解釋），那麼這一個光到你跟前，幻成人形以後，你覺得他好慈祥、好可愛。當你看著他時，很糟糕的就是你這一輩子的事情，就跟電視的幻燈片一樣，一片一片都來了，連你記不住的事情都來了，所有最糟糕的、最難為情的、在你的

意識中想忘記的事情，都不變，一幕一幕的顯出來，這是什麼呢？就是最後審判，對不對？不必等世界末日才最後審判。此時心裡難為情極了，心想：唉呀！真糟糕！就看著那個光所幻成的人影，以為他會很生氣！他會懲罰我！結果沒有。他只是非常慈祥的微笑，只是自己心裡慚愧。這個時候你就不知不覺隨著光慢慢的走了。於是你看到很多的景像，這些景像中有已經死去的好朋友、至親、甚至你沒有見過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來了。突然間一個聲音說：「不成，你還得要活」就這一下子回陽了。突然間跟夢醒了一樣，回到自己的身體。我們問這些死後復生的人，對於「死」有何感受，絕大多數都說：「我不再怕死了」死沒有什麼可怕的，同時也覺得「生」好苦啊！覺得這個肉體就是個大痛苦。這一個肉體給我們許多的痛苦，同時還有這麼多的煩惱。所以這些復活了以後的人，對人生的看法，整個的改變，什麼都不執著了，什麼都不在乎了。他只是勤勤懇懇的，好好的做一個人。這一本書就是把這一百廿幾個個案，寫成一本書，名字叫做「Life After Life」(生命之後的生命)這一本書在當年就變成暢銷書，第二年還是暢銷書，於是他又寫了一本。他說：雖然這些書所談論的是死，但只談及「淺死」，要知道「深死」的話，我們應該看兩本書，一本是埃及的死亡書，另一本是西藏的死亡書。這本西藏的死亡書，我們翻譯了很多，我當時在美國看了這本英文書「Life After Life」以後，我就找這本「西藏死亡書」，看了以後我覺得一定要把它翻成中文，好讓大家看看！後來很多人翻了，可是都不怎麼好。於是我就找我的一个朋友徐進夫先生，請他翻譯，他就把整個的「西藏死亡書」翻出來，很厚的一本，取名叫「西藏渡亡經」。這本來是西藏的喇嘛為那些臨終的人所說的各種應該怎麼準備死亡的方法，所以叫渡亡經。好比說做「七七」，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死了以後，差不多兩三天(人一死就昏迷了，見了那一個光亮以後跟著就是

昏迷)然後，在人世間的兩三天以後又醒了過來，醒過來以後找不到屍體，還以為我自己就是我本人。走到那兒跟人家說話沒有人理會，於是你當然往自己家走。回了家裡以後你發現還是沒有人理你，然後看到自己的靈位在那兒，照片在那兒，這時候，非常難過，知道自己死了，悲傷極了。我們知道在北方有一種傳說叫「回煞」，說三天「回煞」實際是亡靈在昏沈當中行轉，他每七天醒一次，醒了又昏沈。所以我們為什麼做七七呢？為什麼要請出家人唸經超渡他呢？就是說在他醒轉的那一天，我們儘量給他說佛法，告訴他：死亡是怎麼回事？生死是怎麼回事，希望他不痛苦。七七四十九天一到，就非脫生不可。所以要七七，過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後，他就到六道輪迴裡去了。所以這個外國醫生就說：真正的生死是死後的「深死」，以後不再復活，不是像那些淺死。看了這兩本書就知道人「深死」以後是怎麼樣。普通信佛的家庭，為一個死亡的人做七七，這一七七完了以後，我們跑到那裡去了呢？六道輪迴。這一輩子非常貪心的人，死了入餓鬼道；十惡不赦的人入地獄。七七四十九天，不是人人都必須經過的，那些有大修行的人，很快就上西方去了；大善人也很快就昇天去了，大惡的人入地獄，跟槍矢一樣，很快，不必經過七七四十九天。像我們也做點好事、也做點壞事，善嘛！也有一點兒、惡嘛！也沒有大惡，我們才在七七四十九天裡輪迴，經過七七四十九天，然後看我們的業力如何，才決定我們升天或投胎做人，假使我脾氣很壞的話，就變成阿修羅；我們很貪的話，就變成餓鬼。我們很愚痴，整天吃飽了睡覺、餓了發呆，就變畜生。我們做了很多的壞事，就下地獄。等到我們這個業報完了以後，我們再來。所以我們每天吃的肉，很可能是我們前幾輩子的父母兄弟轉生的，我們這輩子吃他，他下輩子吃我們。我們互相啖食。這些事情都有科學證明。人，不是死如燈滅，不但是「生者寄也」，也是一個很長的旅程。我們知道靈魂會隨業往生、六

道輪迴，那麼真是死了以後才隨業往生、輪迴六道嗎？沒有！我們活著的時候，就在六道輪迴。我們一天當中就在六道輪迴，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生死。好比說，物質的生死、身體的生死。我們一句話說出來的時候，不知道有多少細胞死亡，可是因為我們吃了東西，因為營養的供給，又有許多新的細胞生出來，這是細胞的生死。我們的頭髮、指甲、皮膚亦然。所以身體時時刻刻在生死，我們的精神呢？時時刻刻在輪迴。我們做了一點好事，飄飄欲仙，昇了天了。我們整天想的，都是這個人對不起我，那個人對不起我。爲什麼他會那麼好？爲什麼那個人會怎麼怎麼：，這就是阿修羅，我們一生氣就是阿修羅。當我們想到自私自利，唉呀！這個東西真好，我要！我要！我要！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我們永遠不滿足，這就是餓鬼道啊！我們假設整天的在那兒想著，唉呀！什麼時候吃午飯呀？什麼時候吃晚飯啊？什麼時候發薪水啊？什麼時候：，就是想著那些東西，這跟畜生有什麼分別呢？這就是畜生道。我們整天想著怎麼害這個人，怎麼讓他人痛苦，這就是地獄道。我們整天就在六道輪迴呀！甚至時時刻刻都在六道輪迴。你願意入那一道，就入那一道。沒有一個人拿著生死簿、拿著功過簿、拿著所謂給你降福加禍的都沒有，都在你自己的心中。所以我們是自己的主人翁，我們是自己的主宰，我們自己造的業，我們自己受果報。這個業不一定是壞的，好的業也叫業，業者行爲。你只要有所行爲，你就有果報。所以我們求誰？我們燒香唸佛、拜佛，只是去我們的驕怠心；我們感激，尤其是感謝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他犧牲一切，給我們說了四十九年的法，感激他，我們效法他。然後每一尊菩薩代表一個觀念。每一尊菩薩代表我們一個意念。人人都是佛呀！只是看你自己做不做佛而已。

所以釋迦牟尼佛說是心做佛，是心是佛。你拿這個心做佛，你就是佛。當我們發起慈悲心的話，我們就是觀世音。當我們發起救苦救

難的心，我們就是地藏王，當我們看見人家有疾苦，我們儘量幫著忙，我們就是東方藥師如來。明白這些道理，就知道我們應該如何生？應該怎麼活著？生死只是個階段，就好像我們今天晚上睡覺，明天早上又起來了，今天晚上睡覺好像死了，明天早上起來了又「生」了。只是這麼個階段，分段而已。那麼在這一段的中間，這一個過程，我們千萬要好好的過呀！不要像莊子所說的：「不亡待斃」，說我們這些不死之人，不死幹什麼？等死而已啊！在混日子而已。我們一輩子常常糊裡糊塗的就活了一輩子，結果呢？我們的父母告訴我們：「唉！我這一輩子完了，你要好好的，你一定要怎麼樣：」然後我們再告訴我們的兒女：「我這一輩子完了，你一定要好好的：」一代一代下去，到底怎麼樣做才算是「好好的」。所以我們談生論死，就要好好的想想應該怎麼好好的「活」這一輩子。

（待續）





# 天台講記

洪瑞福



## 第五章 天台的修行法門

佛教與別的宗教不同處，在於佛教注重修行，從修行中獲得解脫、自在。佛教如果不談修行，只注重於教理的研究，那會落入哲學的範圍，或是佛學而已。天台宗既是佛教的一宗，當然它也注重修行，以證入佛慧。佛教中修行的方法，爲了適應不同的根器，發展出繁多的法門。天台宗的修行法門，也是如此。本章所談及的修行方法，只是一個初入門的大概介紹而已。

### 第一節 二十五方便法門

大抵凡夫的修行大部分都是由淺入深，才能打開矇閉的心靈而進入佛道。天台智者大師提出二十五方便法門，就是爲了使修行者有門路可尋，不至於盲人騎瞎馬，盲衝盲撞，浪費了寶貴的生命，甚至犧牲了慧命。修行者應該好好的研究此方便法門，才較能登上正道的階梯。

#### 一、具緣

修行者必須具足五緣，五緣是一、持戒清淨，二、衣食具足，三、閒居靜處，四、息諸緣務，五、得善知識。

第一、持戒清淨：想修行就必須持戒清淨。遺教經：「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應持淨戒。」修行者如不造惡業，不破所受的戒規，能清淨的護持戒律，此人必證佛法。好比清淨的白衣，最容易染色。

若修行者在受戒後，雖然不犯重戒，但對於各較輕的戒規多有毀損。在修行的過程中，如能依照經教上所記載的方法去懺悔，此人也是能夠證入佛法。好比一件污穢的衣服，把它洗淨了以後，還是能加以染色的。

若修行人在受戒後，不能堅心的護持戒律，對於輕、重諸戒，都

有所毀犯，必須：一、明信因果，二、生重怖畏心，三、深起慚愧，四、求滅罪的方法（在大乘經典中，都有記載滅罪的方法，可以自行查尋）五、發露先前所犯的罪，六、斷惡念的相續心，七、起護法心，八、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九、常念十方佛，十、觀罪性無生。於佛前專心懺悔，直到自己感到身心輕利，夢到各種瑞相，或看到各種不可思議的靈瑞相。慢慢證得諸禪妙境界，心獲得解悟，能認識法的真義。聽到經典，就能知道它的義理所在。這時心中充滿了法喜，心中不再憂愁。修行者達到這種境界，也必定能證入佛法。好比一件破洞及烏黑垢膩不潔的衣服，如能補綴破洞及洗乾淨，還是可以加以染色的。

第二、衣食具足：衣服是蔽體取暖，知量知足即可，不可貪求繁多，貪求則心必亂，心亂則礙道。食物也是如此，吃飯是爲了保養我的色身，色身健康，才能修行。修行若衣食不具足，則必定心不安，心一不安，則必定障佛道。修行者當得注意。

第三、閒居靜處：不參加衆人無謂之事，叫閒。不喧嘩取寵，不參加無謂的爭論，叫靜。像深山無人之處；或於郊區，無車水馬龍之聲；或清淨的寺廟中，都可稱是閒居靜處。

第四、息諸緣務：諸緣務大概可分四種，一是不爲生活而忙碌，不做世俗上有爲的事物。二是斷息人世間的人情世事往來，不與親朋做無謂的往來。三是不作工匠技術，不作醫術、巫咒，不與人卜相、算計等。四是世間有爲的學問，不去讀誦研讀。爲什麼要息諸緣務呢？因爲如果多做世俗的緣務，那麼一定沒有時間去修行，而且心裡也會雜亂，自然沒法攝住心念。

第五、近善知識：善知識可分爲三種。一是有能力或有錢財，能供養修行的人，不但要好好的護持，而且還不能去擾亂修行人的修行。二是共同修行於一個法門，互相勉勵，且不互相擾亂修行。三是能

教授修行者方便修行的方法，使修行者能依教修習。

## 二、呵欲

呵欲是指不親近世間的色聲香味觸五欲，因爲五欲能迷惑凡夫，使人心生愛慾執著。

第一呵色欲：色欲是指男女形體美好，及世間的寶物。這二種東西，能使凡夫一見到，即生愛欲，有愛欲就想得到，而做出種種的惡業。

第二呵聲欲：聲欲是指各種樂器奏出的悠美的旋律，及男女歌唱的聲音。這些聲音能令聽的人起染愛，在不知不覺中迷失了慧心。

第三呵香欲：香欲是指男女身上的香味，及世間飲食烹飪的香味，和各種香花香料之味。凡夫沒法了解香味的本相，只要一聞到香味，就會有喜愛之心，自然就會起發各種煩惱。

第四呵味欲：味欲是指飲食上種種的苦、酸、甘、辛、鹹、淡，這些佳肴美味，可以使凡夫，心起執染，起動各種不善之業。

第五呵觸欲：觸欲是指男女身上的柔軟細滑，及各種美好的觸覺。凡夫爲這些美好的觸覺，失去了智慧，進而沈沒於欲望之中，起各種障礙修道之業。

爲什麼要呵五欲呢？因爲衆生爲五欲所困惱，可是卻又偏偏想得到它。我們應當知道凡夫貪求五欲的心是沒法滿足的，且使惡心轉而更爲劇烈，好比拿柴去救火，火焰一定會更爲熾烈。五欲對於修行人是沒有益處的，好比像狗啃噬我們枯瘦的骨頭。五欲會增加修行人的諍論，好比像鳥在啄食我們的肉。五欲會燒傷修行者，好比像逆風拿著火把一樣。五欲會毒害修行者，好比我們踏到一條毒蛇，蛇是會反咬我們一口。五欲是不實在的，好像夢中所得一樣，夢醒就會失去。但是凡夫實在是很愚笨的，貪著於五欲，到死仍不休不捨，結果會使凡夫於後世受無量的苦果。甚至會受此五欲的毒害，而墮入地獄、惡

鬼、畜生之三途。今日既然我們發心要修心，不應該再為這些五欲所障蔽，應該急速的遠離這些五欲。

### 三、棄蓋

所謂棄蓋是指棄五蓋，一是貪欲蓋，二是瞋恚蓋，三是睡眠蓋，四是掉悔蓋，五是疑蓋。

第一棄貪欲蓋，這裡所指的貪欲是由意根所生的欲，外五塵色、聲、香、味、觸所生的貪欲在呵責五欲時已討論過。修行者在修禪的過程中，如果發覺心有欲念，就應該捨棄這些念頭。不然，念念相續，自然增長，會把善心覆蓋，使得善心沒法增長。我們應該知道，貪欲越多，離開佛道越遠。欲望能生起種種的煩惱，心中的貪欲沒法消除，不但能燒毀色身，更能燒毀慧命。

第二棄瞋恚蓋：瞋是沒法獲得善法的根本，墮落於惡道的因緣，法樂的怨家，發惡口失掉善心的源頭。如修行者在修行的過程中，想某人會惱過我，對我的親朋好友不好，和我仇敵要好。不論是想過去、未來、現在發生的人際不愉快，都會生起煩惱，有煩惱就會生瞋，有瞋就會生恨，有恨就會生怨，有怨就會想報復，這時瞋恚就會填滿整個心頭。我們應該知道，沒有瞋才會安穩，沒有瞋才會無憂愁，瞋實在是一切惡法的根源。因此要修慈、修忍，使瞋心不再起，心才會清淨。

第三棄睡眠蓋：內心昏暗，精神沒法集中，於是放任熟睡，叫睡眠。睡眠好像死了一般，無所知覺。修行者應當警覺時光易逝，生命無常，減少睡眠，使心不為昏暗所覆蔽。

第四棄掉悔蓋：掉有三種，一是身掉，二是口掉，三是心掉。喜愛四處走動，愛參加戲謔的勾當，沒法靜靜的坐下，叫做身掉。喜好吟詩歌唱，辯論是非曲直，這些世俗的言論，對於修行是無益的，稱為口掉。心情放蕩不拘，隨意四處攀緣結交，喜愛世間的文學、才藝

，及各種不好的想法，稱為意掉。修行者的第一步是求定，而掉可使人散換。好比沒有束縛的醉象，沒有穿鼻的駱駝，是沒有辦法控制的。修行者既已拋棄世間的俗樂，就應棄掉以追求法利，才是正途。

什麼是悔？修行者想入定時，才想起以前所做的種種掉，而憂惱覆心，叫做悔蓋。修行者必須呵棄掉悔蓋，使心清淨，不要有任何的覆蓋，才容易入道。

第五棄疑蓋：佛法是以信才能入，倘若沒有信，雖長浸在佛法中，而終無所獲。好比一個人入寶山，可是卻沒有手，一定沒法拿到寶物，只好空手而回了。疑問很多，是會障道的，這裡所指的疑是指：(一)懷疑自己的根器不好，罪孽深重，比不上別人。如果常常這樣懷疑自己，一樣沒法得到定。修行者應知道，過去世的善根因緣，是沒法預測的，所以不應當自己輕視自己。

(二)懷疑自己的師長威儀不足，相貌不夠堂皇，可能道行不足以教我。心中產生這種疑慢時，就會障定，修行者對自己的師長，應起佛想。

(三)懷疑自己所接觸的法，不能馬上去信受奉行。佛法是以信為入的，如果不去信法，終會無所得。

不善的法塵是很多的，為什麼這裡只談到棄五法呢？因為這五蓋是具備了三毒。貪欲即是貪毒；瞋恚即是瞋毒，睡眠和疑是癡毒；掉悔是三毒交互起作用，或有時候三毒獨自出現，因此內心之掉，身口之掉，遍及身口意。所以說棄除了五蓋，等於棄除了所有的不善法。好像重病者而痊癒，飢餓的人得到豐富的食物。修行者若能除五蓋，他的心必定是安穩的，清淨快樂的。

### 四、調和

調和是指調和五法，一調節飲食，二調節睡眠，三調身，四調氣息，五調心。修行者如果好好的調理這五事，那定力就比較能產生。

如果沒法調理這五事，各種阻礙必定產生，善根就難以發生。

第一調食：食物是使身體強壯，安心修道的工具。如果吃得太飽，則氣急身脹，百脈不通，這時會坐立不安，善心就沒法增長。如果吃得太少，則身體會衰弱，意念恍恍，沒法入定。因此飲食要節制，身體才會健康，心才會安靜，修行者才能精進入道。

第二調睡眠：睡眠過多，就沒有時間修法，心也會暗晦，善根自然會沈沒。如果不睡，身體則會疲倦，精神沒法集中。修行者應當調睡眠，常想無常迅速，唯有用功辦道，才是正途。不管什麼時候，都要使自己的神氣充足，心念明淨，不要讓睡眠蒙蔽，使一生空過。

調身、息、氣三者，在止觀初步再來詳細討論，此處暫且不談。

## 五、方便行

方便行是指行於五法，一欲，二精進，三念，四巧慧，五一心。

第一欲：此處的欲可以說是志向，或志願，或喜樂。從消極來說，欲離世間一切妄想顛倒，如果只有消極的欲，那麼會變成無所事事，或是孤癖。因此欲應該還要更上一層，積極的欲，得一切禪定智慧法門。修行者只要具備有消極及積極的欲，一切的善法必定能獲得。

第二精進：修行者終身不但不能犯戒，更要護持戒律，並且要棄捨五蓋。專精用功，永不頹廢與放棄。好比鑽木取火，如果未能得到火，中途絕不能罷手，這樣才有成功的希望。諸佛也是如此，一心勤精進，才能得到菩提妙果。

第三念：修行者心中必須常常想到，世間的有為法是不實在的，會隱蔽我們的，因此是低俗輕賤的。唯有禪定與智慧才是可貴的。如果得到禪定，就能得到智慧，必能離開煩惱，遠離三惡道，一切的神通道力必定能獲得，最後必能證得正等正覺，度脫眾生。

第四巧慧：世間的樂與禪定智慧之樂，修行者應細心的想一想它們的得失輕重。只要我們細心的籌量，必定會發現世間是樂少苦多的

，世事是虛妄不實的，因此不值得我們留戀。禪定智慧是無漏無為，是永離生死大海，與苦永別，是真正的樂，這才是我們真正所求的。能夠如此的思量就是巧慧。

第五一心：當修行者知道世間的一切是可患可惡的，禪定智慧是尊可貴的。這時就應當一心決定修止觀，心如金剛鑽，一切的天魔外道不能沮喪與阻止。好比一個人要到某地，必先知道路途通、塞的情況，然後下定決心，沿路而去，不到目的地，絕不回頭。

## 修行法要輯（四）

慈林

一、釋迦金言：聰明的人，無論快樂或痛苦，都不會過度地表現他的感受。

二、慈航法師遺訓：奉勸一切徒眾，時時反省為要，每日動念行為，檢點功過多少。只要自覺心安，東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自作還是自受，誰也替你不了。空花水月道場，處處時時建好。望爾廣結佛緣，自度度他宜早。

三、虛雲老和尚：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放下便是道場。

四、涅槃經：莫輕小惡，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

五、倭虛大師：佛法的興盛不興盛，端視後人之於戒律持守不持守。如果大家遵守佛的戒律，佛法就可以持久住世，不然的話，佛法就隨著時代而趨滅亡了。

# 耆闍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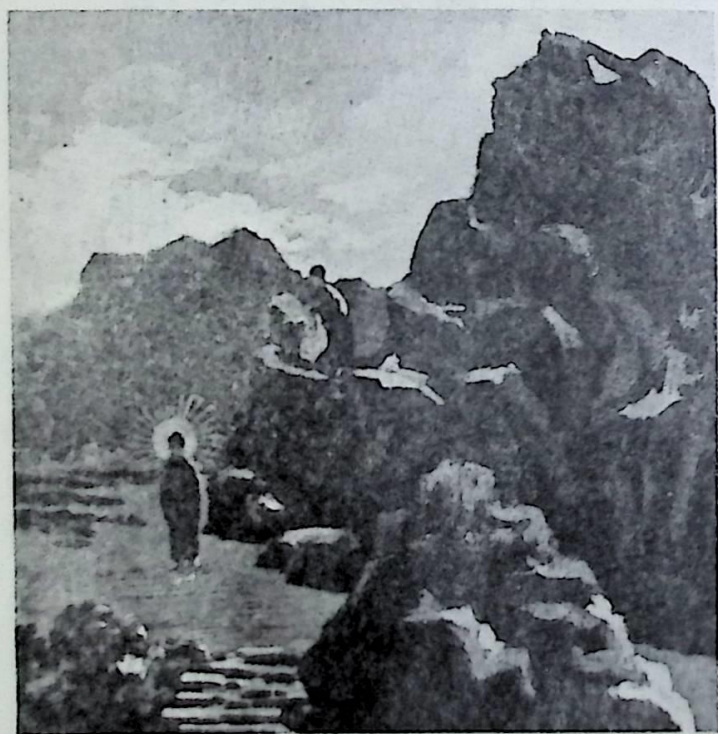
／未韜

Gridhrakūta，音譯為耆闍窟或結栗陀羅矩吒、揭梨馱羅鳩底；意譯作靈鷲山，或鷲頭、鷲臺、鷲峰、靈山；係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即今孟加拉州巴特那市之南的Rajgir）附近之山峯。Giri-dhara，意指兀鷲，即指頭部無羽，貪食腐食，形狀異於鷲的鳥類。據玄應音義所述，此鳥有靈，知人死活，人欲死時，則群翔彼家，待其送林，則飛下而食，故號靈鷲。大智度論卷二就此有二說：一、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二、王舍城南尸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噉之，還在山頭，時人便名鷲頭山。據說此地至今尚多兀鷲。

如其名為Kūta，此山非一獨立之山嶽，只是山腹間之一巖角，故玄奘譯之為台。如西域記卷九所述：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結栗陀羅矩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窟山訛也）。接北山之陽，孤標特起，既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毘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窰塔波，一謂下乘，即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墀有輒精舍，高廣奇製東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頻婆娑羅王所作的磴道，係由Ratnagiri南麓起，綿延向東北



提婆達多躲在近佛陀住的耆闍窟山上，那是佛陀常常在山上路上經過的地方。一天晚上，佛陀正在路上行走，躲在山上的提婆達多，就推下一塊巨石，要落下來壓斃佛陀；本來，巨石正對佛陀頭上滾下來，卻變成了很多碎塊，有一塊銳利的石片擊中了佛陀的足，流出血，不很危險，佛陀回到精舍，接受名醫「耆婆」的療治。

。今尚見其殘垣斷瓦；即於其二百八十尺處左側有下乘之塔址；三百九十五尺右側有退凡之塔址。  
過鷲峯北崖石澗，由東北達其頂上。北澗有大小石室數間。澗邊有大盤石，周五十八尺；此係西域記所說如來曬袈裟處；其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側有佛足石。南崖有釋尊於其內說法華經之窰塔波。西垂輒精舍之東，係如來經行之所，旁有提婆達多用以擲佛之大石。其西北一石室，即阿難為魔王所驚怖處。北山（Chastagiri）頂上有窰塔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七日說法之所。

（改譯自『佛教大辭彙』耆闍窟山條）

福田詩偈

佛光山僧尼行脚托鉢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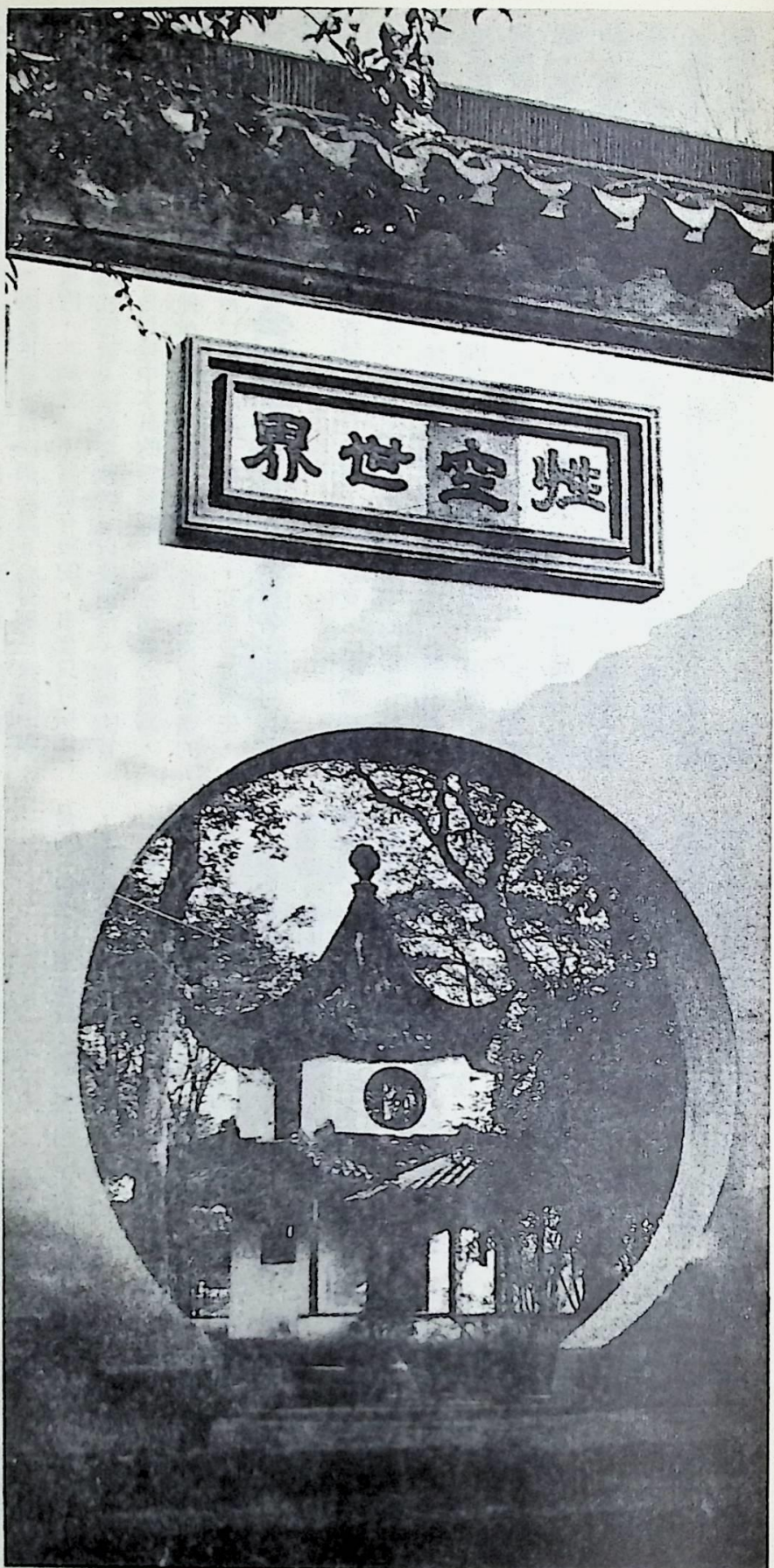
蒲月調寄蝶戀花二闕 希錢

(一) 行踪千里為誰忙 無邊法海 空巷喜列牆  
 問幾個豁然解囊 君不見芒鞋云傷  
 (二) 鉢裏乾坤無限量 無分多寡 功德豈尋常  
 福不唐捐施敢當 子孝孫賢默沾光

端陽節有感

丁卯蒲月 希錢

蒲艾飄風角黍香 雄黃酒灑過端陽  
 龍舟競渡興懷古 午節賦詩弔國殤  
 楚水忠魂垂萬載 屈潭義魄耀三湘  
 台鯤雖逐應時變 禮守唐虞例不忘



# 早課

夏中一日第二章

——香幢

早課，不論單日，誦念楞嚴、十小咒。或雙日，讀法華經二至三品畢。皆接心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三稱。有其深長意義，僅述於次：

般若波羅蜜多，梵語。般若，權譯智慧。何不直譯其義，而仍存梵語——「般若」呢？以其在中國沒有相當名詞可以表示其內涵故。雖意譯為智慧，實尙未盡本理。因爲，通常的所謂智慧者，不足以表顯

般若的含義。尤其是世人，每每以爲聰明就是智慧，如一般大學問家、大藝術家、大哲學家、及大科學家等，這都是世人所公認智慧的結晶。若在佛教眼光視之，不過是一種世智辯聰。雖然科技尖端發達，物質文明，與武器并精，對人類是幸福、是災禍，甚難評定。亦只是世間有漏智所成的有爲法，總不能令人明心見性，了生脫死，獲得究竟安樂。且於其中，有能使人發生一切煩惱和痛苦的可能；乃至用之不當，即會造出許多貽害人世的巨禍來。故世間的智慧，是一種邪正兼雜（用於正途則利，用於邪徑則禍）、利害參半（善用之則有益於人，惡用之則爲禍害）。因爲世智，是由第六識妄心分別出來的一種妄知妄見，是不實、是染污、非純善，尤其是有限的，事實只可稱爲經驗知識。然般若當譯爲妙智慧，或眞智妙慧，以揀別世人所稱的智慧，才是完善而恰當。它是自性中本具的無漏智，完全由眞心流露，是離過絕非、是眞實、是純淨無染、是唯正無邪，並且是沒有窮盡的。人們有了它，非但能使自己斷惑證眞，離苦得樂，亦能普度衆生，同超生死苦海，同登安樂彼岸。這就是般若妙智慧的殊特，豈可與世智辯聰同日而語！

且繼解釋云何名般若——智慧：明白眞理，認識事實，叫做智慧。通達有爲之事相爲智，通達無爲之空理爲慧。智有照了的功能，慧有鑑別的作用；智能明了諸法，慧能斷惑證眞。智明外境，慧明自心。所謂能勘破世間諸有爲法，體悟內而自四大色身，外而一切萬有，皆是緣起幻相，沒有實我實法，謂之智；了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妙理，證入本具不生不滅常住眞心佛性，謂之慧。對於世出世間一切諸法，都能徹底明了，於中無染無邪，而無障礙者，謂般若妙智慧。總言之，般若，乃諸佛菩薩親證諸法實相的一種圓明本覺智，亦即離一切迷情妄相的一種清淨無分別智，也可說是通達一切法自性本空，而無所得的一種眞空無相智。說此無分別智，絕非儻侗模糊，落入無記

的無分別，乃歛識上見分歸於自性分，更融入大空中。心恒活用不息，但生其心而無所住，不失其歷歷明明之妙境也。

《智度論》三十四云：「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父母之中，母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爲母。」《同論卷百云：「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諸佛以法爲師，法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若師在母存，不名爲失利。」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十七云：「有法名摩訶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母，菩薩於是中學，當得盡諸功德一切佛法，疾得薩婆若。」

《心經》亦云：「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知，般若不獨菩薩所師，亦爲諸佛所依。雖盡未來際，徧遊諸佛刹，若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

般若爲六度萬行之總體，前五爲福行，後一爲慧行。以福行助成慧行，依慧行而斷惑證理，度生死海。此六度法，要以般若爲主。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猶如仰箭射虛空，力盡還墮。若持戒無般若，但爲人天福業，暫生上欲界，報盡還墮泥犁中。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眞常海。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故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譬如盲人，雖有百千萬衆，無有導者，不能進趣城邑聚落。五波羅蜜若離般若波羅蜜，亦如盲人無導，不能修證菩提。

又佛法雖分大乘、小乘、一乘、三乘，然四諦悉已括盡。世間因果爲苦、集二諦。出世間因果爲滅、道二諦。滅爲佛果，道爲菩薩行。般若是道諦體，故般若爲要行。

《大般若經》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云：「般若如大海，是諸善法生長方便所趣向門。三乘皆當勤學。」又云：「從初發心，乃至菩提，不容發起諸餘作意，唯常安住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應行引修般若。如



是行引發般若，乃至能令心心所法，引境不轉。」  
 故知甚深般若，能為大事，引導菩薩趣向菩提。若欲證菩提，應於中學。念茲在茲，故列入每日早課內。

天台智者大師，剖析東流一代聖教，分為五時八教。第四般若時，即是佛陀於靈山會上所宣說，大乘菩薩應修之微妙法門。佛初說阿含經，是小乘。次說方等經，是中乘。後說般若經，是大乘。佛之弟子，聽方等經大道以後，心漸體會，已得道果，都有棄小慕大之心，堪任菩薩之道，心相體信，可付家業，故說般若經。般若即是家業，可以轉教付法，佛仍於靈鷲山，舍衛城等處，說大般若經，發揮大乘

極則之妙理。般若如大火聚，觸着即燒，熾焚諸障；般若如清涼水，滌除塵垢。佛說此般若妙法，燒之洗之，令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究竟清淨，歸烏何有，是謂般若法門。

又以佛宣說般若的時間最長，所謂「二十二年般若談」。於二十二年間，四處十六會，說諸部般若。總合起來有：小品般若十萬偈、放光般若二萬五千偈、光讚般若一萬八千偈、道行般若八千偈、小品般若四千偈、天王問般若二千五百偈、文殊問般若六百偈、金剛般若三百偈等。欲學般若，可從諸部般若經中，究明奧旨。

(續下期)

## 景印天台藏之七功德錄

伍仟元：福田功德會

肆仟捌佰元：陳文宗

肆仟元：蕭芝仙

貳仟元：香林師 羅中言 侯漢洲 蔡政展 王季子峰 李靜慧

蘇政雄

壹仟元：林修 張相辰 鄭海珠 隱名氏 楊月台 陳耀元

鄭一心 和尙 雲庵 呂彥吉 羅名霖 顏忠禮

葉進益 香定師 薛惠月 謝賞賜

陸佰元：康道明 張明義

伍佰元：林資賓 施雅惠 許種玉 郭春瑾 理光法師 黃貴美

謝錦 余煥樞 余忠志 蔡佳興 傅素貞 李水鷹

鄭高日 紀憲忠 紀妙容 郭儀芬 香幢師 鄭彥治

侯燦榮 侯梅桂 陳泰州 林連佛 蔡小燕 張明義

葉慶秀金 葉美州 李耿昭 黃炯銓 葉貴枝 葉鉛雀

方英蕊 翁祥聰 陳泰和 黃王金 吳因明 林寶珠

伍佰元：張鴻鈞 彭富鈺 王吳罔賴

肆佰元：李佳蓉

叁佰伍拾元：吳張寶

叁佰元：許明忠 陳錦生 蔡惠玲 吳阿滿 許光珠 蔡己

林秀梅 蔡錦雀 陳秀珍 余雪紅 馬敏雄 葉見玲

葉世民

貳佰元：張然 蘇美玲 杜玉桂 盧秀金 魏林彩鳳 盧如輝

趙王桂芳 蔡淑錦 王俊雄 楊秀鑾 林美鳳 楊耀任

謝美雪 李和成 劉清木 李謝好 李清英 吳添福

王典修 王吳招治 胡蘇腰 羅阿和 周采瑩 陳玲妙

王林氣 林和玉 侯秀蘭 陳孟宏 陳耀坤 楊子慧

何王明珠 方老暫 王文正

貳佰伍拾元：陳亞伶 潘萬來

壹佰元：康麗真 謝蕊 聶希公 王碧玉 唐朝琴 唐喜傑

朱喜代 陳惠子 陳碧華 洪吳素梅 林錦蓮 吳為雲

吳蕭玉 吳金田 蔡康金 陳邱金蕊

以上總計收柒萬柒仟捌佰伍拾元正，景印觀音義疏記壹仟部計陸萬伍仟元正，餘款作為天台藏之八之用。

# 野 鴨 子

## 湖月

客居海島，身如溷泥落蒂。鰲駐此湖畔，也有數年。每感風月無私，魚禽無憾，而難減心頭憂傷。南台灣，天多晴朗，窗外湖波不興，偶見二三野鴨，飛落水面，游矢如箭。自愧思路，隨歲月而僵遲。思維短路，遠不若野鴨，挺直且速。

號稱宗門第一書，天下絕唱，碧巖錄一書，其第五十三則公案，就是以野鴨子爲主題。

碧巖錄公案，每則文體相同：一垂示、二本則、三評唱、四頌、五評唱，共五段。先是宋代大文豪高僧雪竇禪師，選取百則公案，再以韻文頌出，即二四兩段。六十年後，圓悟禪師一一發揮闡釋，即五段中之一三五段，垂示與評唱。第一段垂示，是幾句警語嘉言，點出問題。第二本則，是引舉實例。第四依此事實，頌出佛法與禪功德。第三第五評唱，包括說明公案角色身世素養，宗教經驗。剖析公案來龍去脈，烘托出禪機面貌，佛法宗旨。

蒐舉本書百則公案，探求祕奧以問答架構進行。大體可歸納爲四類：

第一類公案是有意義問答。問答之間，答話總是關係着問話。不論肯定問話爲是，或否定問話爲非。答話總是離不開問話。此一類問

答，公案頗少採用。檢出五則如附表一。

第二類公案，問答之間，從一般語言了解上考查，沒有什麼關係，連不在一起。雖然千百年來，有些人千方百計，費盡心力，想把問答之間，尋找蛛絲馬跡，硬拉在一起。除了表示深文周內外，剩下一堆困惑，看不出其他意義。此類問答，成了公案範例。碧巖錄中，至少可舉出二十一則，如附表二。爲什麼會出現這種和問話了無關係的答話，以邏輯觀點，舉出十一種緣故：

- 一、問話人辭氣不遜。
- 二、越次而問。
- 三、率然而問，了不經心。
- 四、挾能相詢。
- 五、諂媚以從。
- 六、前語未了，更番轉詢。
- 七、歸而不思。
- 八、問話人學力未達，尙差一問。
- 九、問話人的根器太薄。
- 十、這一個問題自身無價值。

十一、這句話自身的表意方式上有問題。又可將以上十一種緣故，歸納爲三項：

- 一、關於問話人個人的態度、學力、根器上的問題。
- 二、關於這句問語自身的含義與價值上的問題。
- 三、關於這句問語所用以表意的方式上的問題。

第三類公案，問答間除使用語言外，還加上動作表態。舉出二十則如附表三。此類公案，可以動作加強機鋒效果，補助和延長語言應用。更能蒙上一層玄祕色彩，更具懸疑和震撼。

第四類公案，問答之間，比較複雜，或有意義，或無意義，混同交錯。這類可舉出二十三則如附表四。

碧巖錄被肯定宗門第一書，天下絕唱，但不可深嗜，唯恐掉墜書坑。據概略檢查，百則公案，缺少一類禪門問答自足，絕對性命題，分析語句，在二一本則中，未曾發現。分析命題公案，在其他宗門語錄，甚至世間玄學多有之。由此看來，碧巖錄是屬於積極解釋人類思想行爲的科學書，不是邏輯的形上學。

本書第五十三則公案，提出探求「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問題。以實例回答：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大師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大師遂扭百丈鼻頭，丈作忍痛聲。大師云：何曾飛去！

此則公案，所以廣受重視、傳布、借重，有諸多理由：

第一造境很美。試看水涯禽飛，自然風光，兩位高僧共話。是多麼令人欣賞無厭的畫面。

第二模式公案。整個過程，具有外境、問答、動作，是一則完備公案。

第三角色重要。兩位高僧，用時髦話說，可推爲管理科學之祖。第四野鴨子特殊。日常家鴨不能飛。用來表徵一個生命體眞俗對照，禪法和世法多層次意義。

主角兩位高僧，配角一群野鴨子，在這段公案裏問答動作，究竟含有什麼意思，當事人沒有明白說出。後世凡所有解，皆係揣測，且舉三例：

一說是，馬祖大師爲要使百丈禪師，把握到眞生命的故事。

一說是，越離於外在對象所拘限的自在知見與自在觀照。

一說是，指馬祖接引學生的方法，就是要他們去發現自我。

揣測不嫌多，本文根據圓悟禪師評唱，再添一番揣測。此公案從百丈大師宗教背景攷察，他是位三學該練，有着二十年依止宗門大德做侍者資歷。如此深厚基礎，不會像未悟者俗人俗行「世諦流布」。遇到任何情況，都會「途中受用，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時時刻刻定型一位嚴謹宗教大家，細胞裏都是「正因佛性。」初說「野鴨子」，再說「飛過去也」，是錯？誠然，若按禪者作料，語言習慣，應該說：魚在空中，飛到懷裏。或其他無意義答話。因依境描述，爲境所轉，而致「兩重蹉過」。但此公案，給後學初參一步驟完整示範，層次分明。初屬漸進，終成頓悟，是人類超越智慧，一項成績。「欲飛去，却把住！」把住什麼？休歇。

附表一

碧巖錄有意義問答

則次	問答者	問	答
一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對朕者誰？	廓然無聖。 不識。
二	僧問趙州	既不在明白裏，護惜我亦不知。 個什麼？	
十一	僧問黃檗	和尚既不知，爲什麼問事即得，禮拜了退 卻道不在明白裏？ 只如諸方匡徒領衆，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又作麼生？	
二十四	仰山問僧	近離甚處？ 會遊五老峰麼？ 闍黎不會遊山。	廬山。 不會到。
八十四	維摩詰問 文殊師利門？	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 如我意者，於一切法 ，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爲 入不二法門。	

附表二

碧巖錄無意義問答

則次	問答者	問	答
三	院主問馬大師	和尚近日尊候如何？	日面佛，月面佛。
七	僧問法眼	慧超咨和尚，如何是汝是慧超。 佛？	
十二	僧問洞山	如何是佛？	麻三斤。
十三	僧問巴陵	如何是提婆宗？	銀碗裏盛雪。
十七	僧問香林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坐久成勞。
二十	僧問趙州	承聞，和尚親見南泉鎮州出大蘿蔔頭。 ，是否？	
二十九	僧問雲門	如何是清淨法身？ 便恁麼去時如何？	花藥欄。 金毛獅子。
四十一	趙州問投子	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	
四十四	僧問禾山	如何是真過？ 即心即佛即不問，如解打鼓。 何是非心非佛？	解打鼓。 解打鼓。
四十五	僧問趙州	向上人來時如何接？	解打鼓。
四十七	僧問雲門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 ？ ，重七斤。	
五十	僧問雲門	如何是法身？	六不收。
五十八	僧問趙州	如何是塵塵三昧？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會有人問我，直得五 ，是時人窠窟否？	鉢裏飯，桶裏水。

七十七 僧問雲門：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餠餅？

附表三

碧巖錄動作問答

八十二 僧問大龍：

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固法身？  
如藍。

則次 問 答 者

問

答

八十三 雲門示衆云：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  
第幾機？

十 睦州問僧：

近離甚處？  
老僧被汝一喝。  
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僧便喝。）  
（僧又喝。）  
（僧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  
（只豎一指。）

自代云：

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十九 俱胝和尚

（凡有所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八十六 雲門垂語云：

人人盡有光明在，看  
時不見暗昏昏，作麼  
生是諸人光明？

二十 龍牙問翠微：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自代云：

厨庫三門。  
好事不如無。

牙云：

打卽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八十七 雲門示衆云：

藥病相治，盡大地是  
藥，那箇是自己。

牙又問臨濟：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九十四 僧問智門：

如何是般若體？  
如何是般若用？

牙云：

打卽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九十九 肅宗帝問忠國師：

如何是十身調御？  
寡人不會。

二千四 劉鐵磨問滄山：

來日臺山大會齋，和  
尚還去麼？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一百 僧問巴陵：

如何是吹毛劍？

二千六 僧問百丈：

如何是奇特事？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三千一 定上座問臨濟：

如何是佛法大意？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五十四 雲門問僧：

近離甚處？  
西禪近日有何言句？

（只豎一指。）  
（只豎一指。）

五十六 良禪客問欽山	某甲話在。	(門却展兩手，僧無語，門便打。)
僧云：	一鏃破三關時如何？	放出關中主看。
良禪客問欽山	恁麼則知過必改？	更待何時。
良禪客問欽山	好箭放不着所在便出？	且來闍黎。
(良回首，山把住云：)	一鏃破三關即且止，	試與欽山發箭看。
(良擬議，山打七棒云：)	且聽這漢疑三十年。	(衆無對，泉斬貓兒爲兩段。)
六十三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	道得即不斬。	爲兩段。)
，爭貓兒。南泉見	遂提起云：	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六十四 南泉復舉前話問趙	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州。州便脫草鞋於
頭上戴出。南泉云	：。	頭上戴出。南泉云
：。	：。	：。
六十六 巖頭問僧：	什麼處來？	西京來。
巖頭云：	黃巢過後，還收得劍	收得。
巖頭引頸近前云：	困。	師頭落也。
巖頭呵呵大笑。僧	什麼處來？	巖頭來。
後到雪峰，峰問：	有何言句？	(僧舉前話，雪峰打三十棒趕出。)

六十七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	金剛經，大士便於	座上揮案一下便下
座。	座。	座。
六十九 南泉、歸宗、麻谷	道得即去。	道得即去。
同去禮拜忠國師，	至中路，南泉施上	畫一圓相云：
歸宗於圓相中坐，	恁麼則不去也？	恁麼則不去也？
麻谷便作女人拜。	泉云：	泉云：
歸宗云：	是什麼心行？	是什麼心行？
七十九 僧問投子	一切聲是佛聲，是否	一切聲是佛聲，是否
？	和尚莫厭沸碗鳴聲？	和尚莫厭沸碗鳴聲？
僧云：	(投子便打。)	(投子便打。)
又問：	龕言及細語，皆歸第	龕言及細語，皆歸第
僧問：	一義，是否？	一義，是否？
八十一 僧問藥山：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
？	(投子便打。)	(投子便打。)
山云：	平田淺草，塵鹿成羣	平田淺草，塵鹿成羣
山云：	看箭！(僧放身便倒	看箭！(僧放身便倒
侍者拖出這死漢。(	僧便走。)	僧便走。)
八十五 僧到桐峯庵主處，	這裏忽逢大蟲時，又	庵主便作虎聲，僧
這裏忽逢大蟲時，又	(庵主便作虎聲，僧	(庵主便作虎聲，僧

九十二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	九十三 僧問大光：	八十八 玄沙示衆云：	便問：	作麼生？	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
如是一。	長慶道：因齋慶讚，旨旨如何？	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患盲者拈錘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	這老賊。 爭奈老僧何？	（僧休去。）	
汝不是患聾。	汝不是患啞。（僧於此有省。）	汝禮拜着。（僧禮拜起，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	汝請益雲門，雲門云：	（僧休去。）	
汝不是患聾。	還會麼？	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雲門云：	不會	
九十二 世尊一日陞座，文殊白槌云：	九十三 僧問大光：	八十八 玄沙示衆云：	便問：	作麼生？	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

九十八 天平和尚行脚時參西院，常云：	光云：	見箇什麼便禮拜？	（僧作舞。）
西院，常云：	光云：	這野狐精。	
一日西院遙見	西院，常云：	話人也無。	
召云：	西院云：	從漪。	（平舉頭。）
西院云：	西院又云：	錯！	（平行三兩步。）
西院云：	西院云：	錯！	（平近前。）
西院云：	西院云：	適來這兩錯，是西院從漪錯。	
西院云：	西院云：	錯？是上座錯？	
西院云：	西院云：	錯！	（平休去。）
西院云：	西院云：	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	（平常時便行。）
西院云：	西院云：	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	

附表四  
碧巖錄有意義或無意義問答

則次	問答者	問	答
九	僧問趙州	如何是趙州？	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十四	僧問雲門	如何是一代時教？	對一說。
十五	僧問雲門	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倒一說。	
十六	僧問鏡清	前事時如何？	學人啐，請師啄。
	清云：	還得活也無。	若不活，遭人怪笑。
	僧云：		也是草裏漢。
一千一	僧問智門	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蓮花。
	清云：	出水後如何？	荷葉。
一千七	僧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	體露金風。
二千八	僧問大隋	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	壞。
		恁麼則隨他去也？	隨他去。
四千三	僧問洞山	寒暑到來，如何迴避？	何不向無寒暑處去。
		如何是無寒暑處？	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四千九	三聖問雪峯	透網金鱗，未審以何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為食？	待汝出網來向汝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老僧住持事繁。話頭也不識。	

五十二	僧問趙州	久響趙州石橋，到來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	渡驢渡馬。
五十七	僧問趙州	如何是石橋？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不揀擇？
五十九	僧問趙州	此猶是揀擇。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何不引盡這語。	
		。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尙如何為人？	
		某甲只念到這裏。	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六十	雲門以拄杖示衆云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六十五	外道問佛，不問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言，不問無言，世迷雲，令我得入。		
	尊良久，外道讚歎云：		
	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得入？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六十八	仰山問三聖：仰山汝名什麼？	惠寂是我。	惠寂。
	云：	我名惠然。（仰山呵大笑！）	
七十	滄山、五峯、雲巖併卻咽喉唇吻，作麼同侍立百丈。百丈生道？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子云：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子云：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大悲菩薩，用許多手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头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八十九 雲巖問道吾：	眼作什麼？



# 會功德福田寺湛然

(如蒙捐助請利用郵撥)

會長：陳錫璋  
副會長：鄭海英  
顏高龍

## 5月份救濟事蹟

①黃錦鳳：住台南縣白河鎮。婦婦黃錦鳳，其夫於五年前死亡，其父患染嚴重性精神病卅多年，家中尚有九十高齡的老母及三名子女。沒有經濟來源，生活將要陷入困境。本會據報，即予濟助肆仟元整。

②陳榮洲：住台南縣塩水鎮舊營里舊營卅八之一號。三十二歲的陳榮洲，因患鼻部惡疾，開刀兩次無效，生命垂危，又欠下大筆醫療費用。目前一家五口，三餐難繼，三個兒子最大僅十一歲，面臨輟學的命運。本會得知，立即派人前往慰問，並濟助肆仟元整。

③洪樺燧：住台南市東門路一四〇巷十二號。洪先生是名五十多歲的單身漢，家境貧寒，生活困苦，近年來更因身體不佳，心臟性氣喘時常發作，甚至暈倒，乏人照料。雖延醫診治，亦未見起色，以致無法謀生，生活陷於困境。本會已於七十五年三月份給予濟助，本月份再予濟助貳仟元整。

④陳沈蘭：住屏東市橋南里復光街二十號。陳老太太現年六十九歲，撫養一對已喪父母的孫兒。兩個八、九歲的孫兒，利用放學後的時間，到市區兜售口香糖，賺取極微薄的生活費用，勉強渡日。如今陳老太太臥病在床，雖只是受了風寒，可是老弱的病體，卻無適當的營養供應，所以始終無法恢復，整日呻吟於病榻，聞者無不鼻酸。近來無錢買米，兩個孫兒只好到菜市場撿拾丟棄的菜葉殘渣回來充飢。貧病孤苦，亟盼社會善心人士，能發揮您的慈悲心，伸出您救苦的雙手，惠予濟助。本會得知，即予濟助貳仟元整。

⑤陳申宇：住台南縣善化鎮胡厝里二三〇號。陳先生現年四十七歲，由於家貧，無錢娶妻。平時在鄉下為人打雜工，賺取微薄工資養活七十高齡的老母，母子貧苦相依，日子也撐得過去。無奈，屋漏偏逢連夜雨，陳先生因工作時不慎摔倒，撞傷腦部，昏迷不醒，後經腦部手術，雖意識逐漸清醒，仍臥病在牀，無法工作謀生。近來又發現脊椎腐朽，爛透背部，時發惡臭，住進省立台南醫院治療。因逢酷暑，潰爛的部位更加惡化，散發的腐臭味更令人掩鼻疾走。如今陳先生已無法進食，全靠點滴保住性命。陳老太太整日以淚洗面，想到醫藥費全無着落時，更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陳氏母子的困境，亟待各界善士同伸援手。本會得知，立即由副會長率員前往慰問，並濟助伍仟元整。

⑥本會固定救濟戶：蔡金李（貳仟元）

吳姜（伍佰元）

陳月娥（伍佰元）

李王瑞娥（伍佰元）

李寶珠（伍佰元）



## 菩提樹下的沈思

卍 諸法自性不可得，如夢行欲悉皆虛。

——寶積經

卍 一念瞋恚火，能焚燒無量劫善根。

——大日經

卍 一切法性常空寂，無有一法能造作。

——華嚴經

卍 我佛法中，以心為主；一切諸法，無不由生。

——心地觀經